

THE
Saturday

訂彙期百

禮拜六

集十第

海上
中

八
三
二

H328

行

中華民國六年七月初訂
 中華民國八年三月再訂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重訂

板 權
 所 有
 不 許
 轉 載
 翻 印

小說
 週刊

禮拜六百期彙訂

布面
 精裝
 全部十冊

每全部定價大洋二十圓正

民國三年六月六日第一期至
 民國五年四月念九日第一百期

編輯者

鈍劍

根秋

發行者

中華圖書館

印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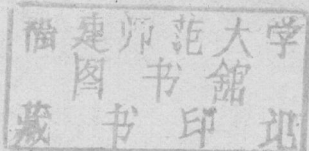
中華圖書館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五百十六號
 中華圖書館
 電話中央二四五九號

分售處

本埠各大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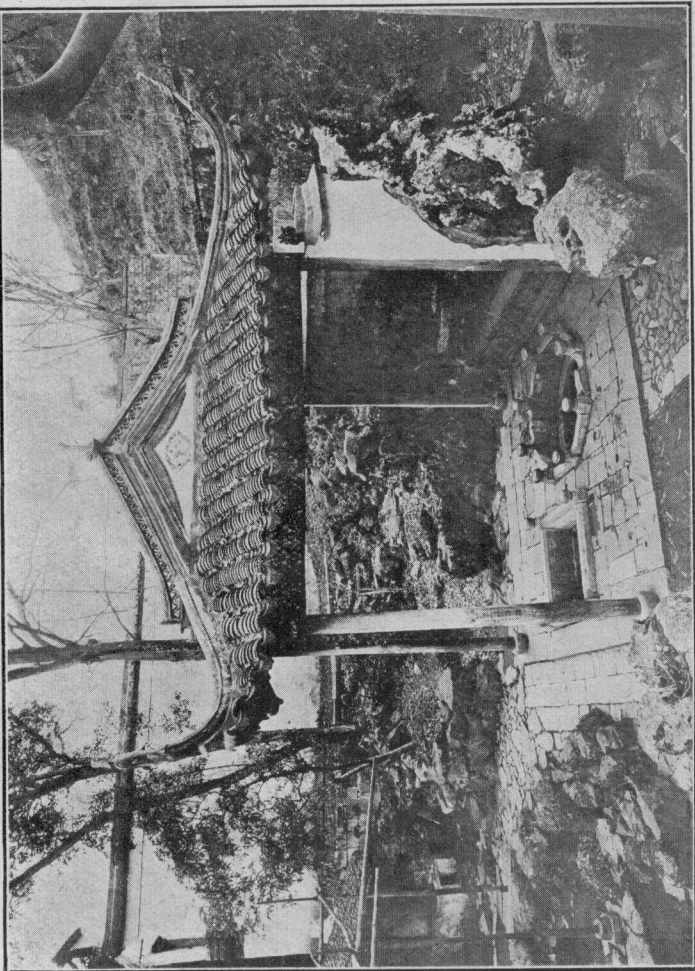


青 樓 中 之 儲 金 救 國 者



喬 小

無錫風景 天下第二泉



青樓中之救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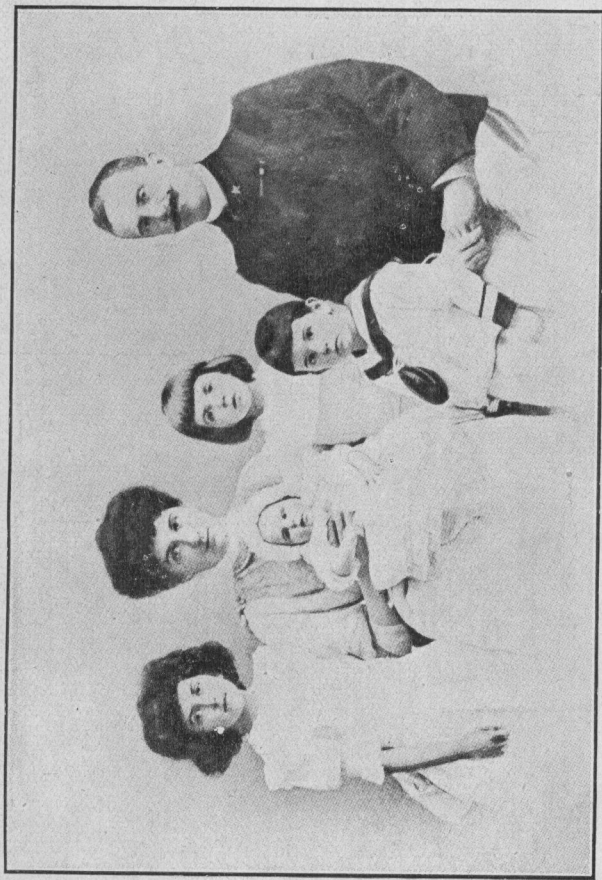


趙小仙
(大新坊良玉之侍者)



仙月 瑤

影合主公子太其及娜倫海后與王利大意



The King and Queen Helena of Italy with their family.

影 合 人 同 部 輯 編 社 本



琳兆張之振 明德席初復 駟家李覺常 賢國周鵬復 悚丁琴慕 邁陳蝶小
 晦王根鈍 鼎王錯大 仙蝶陳生我虛天 龍是朱郎梅 炯孫秋劍

六

拜

禮

小說
週刊

禮拜六第十集目錄

蘊著些兒麻上來

雙妒記

孽海疑雲

劍膽簫心

陳大夫移宮記

雙熱

梅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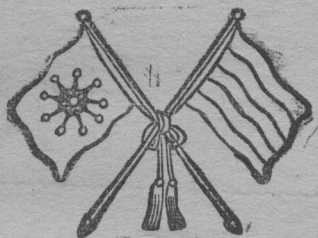
天虛我生

杏痴

小鳳



禮典六第十集目錄



堂上晨昏閨中日月雙熱之家庭其樂陶陶焉有軒曰醉紅者阿儂雙宿處也軒外種千葉榴花數株花時萬綠擁千紅而窗上琉璃軒中人面都暈然而紅牆角又有紅薔薇一架其花如醜粧美人被酒低頭而笑薰風吹之花氣襲人恍聞蘭麝暮春三月牆頭櫻花又盛開與薔薇弄姿競媚花落結合桃馨紅累累妬煞榴花予妻瑤卿時以小紅梯子徙倚短牆花時折花果時採果朱櫻甘而酸石榴甘而澀而瑤卿與予皆嗜之分果不均每相攘焉阿母或見而笑曰櫻桃性熱豈可飽啖耶予等唯唯母去而爭果如故某年櫻花時節風雨飄搖結實絕少嗜之者珍視如掌珠瑤卿得之不忍遽食則以櫻唇輕裹之恰如著雨臙脂嬌紅欲滴予睨之而笑曰此一粒馨紅當有異味予將饒怡紅公子之舌矣瑤卿色然慍曰君以儂爲何如人君願爲輕薄兒賈寶玉予不願爲……也予曰寶哥哥乃情世界之奇人後世少年往往往師事之他姑勿論卿獨不聞予友胡夢花之豔史乎瑤卿搖其慘慘之手曰『逆耳逆耳』却於案頭取蘭娘哀史一冊指雙熱之影而示予曰『個郎目灼灼似賊』旣而歛歔曰君胡爲作此賺人眼淚之書也一之爲甚矣乃又賈勇製孽冤鏡乎言次則指庭前吉祥草合歡花曰言情之書當如是予曰如是予將以胡夢花之豔史筆之於書矣如是則卿所

顯着些兒麻上來

二

所謂逆耳逆耳者其言詐也。瑤卿語塞嫣然而笑。予乃伸紙含毫。草夢郎豔史。每至旖旎膩人處。輒朗朗向荆人而誦。荆人輒以指甲自掐其顙。頻頻啞。予曰。虧汝不惶恐。

胡生夢花者。濁世佳公子也。家在江南紅豆村。渠渠夏屋鼎足而三。之胡氏宅其中央。推旁屋以舍盧氏若李氏三家者。殊雍雍未或興口戎焉。

夢郎之堂。椿萱無恙。鴛鴦雖老。伉儷不偷。方壯盛時。閨情尤囁。夢郎稟遺傳之性。其腦海心田。早播愛情種子矣。孩提時。小手喜弄閨閣粧飾品。與怡紅公子有同嗜焉。稍長。從父讀讀書。甚博然。僅識得一情字。稍稍通字義。便竊阿母所藏書。開宗明義第一。正是悲金悼玉的紅樓夢。背人展玩。手不忍釋。甚且袖而入塾。引爲書齋之良友。心乎此。目乎此。然善避人目。未嘗如陸郎之橘脫然而墜也。夢郎爲書城之賊。避他人而不避其姊姊。曰。胎花長夢郎七歲讀書有年。能握管作書。習會計。記出納焉。貌頗娟娟楚楚。見者嘖嘖稱好。姑夢郎之貌如其姊。苟飾以巾幘。與胎花並立。儼然姊妹花也。姊弟相處殊友愛。夢郎竊書。胎花數見之。夢必款呼幾聲。好姊姊求其勿洩於堂上。又時籠書就姊於無人處。質疑而索解。胎花輒慍曰。儂亦不知也。汝再饒舌者。儂將執以告……夢郎急曰。好姊姊。勿爾。

夢郎之母幼亦嘗稍稍受書其父以爲女子不必有才遂令輟學迨其于歸輒問字於夫婿而喜觀哀豔旖旎或離奇怪誕之書（著者曰凡稍稍識字之女子殆無不然者）厥後紅顏淒老忽變易其嗜好往往焚一爐好香向綠窗繡佛口喃喃誦多心經而所謂哀豔旖旎離奇怪誕之書則束於閣而藏之卽偶思量回味然以老眼生花觀書如墮五里霧中寧割愛而遠之也

一日夢郎之母悉出所藏書向日而曝焉他書咸無恙而石頭記第某卷不翼而飛矣時則曝書場上支木張蘆製之簾陳書滿其上望之若書肆鱗次而櫛比焉盧氏娃慧珠李氏兒歡郎徘徊愁跳其間蓋以爲奇觀也獨夢郎則微絳其頰退避三舍回首見其姊胎花悄立母後向己點首微笑豎一指示之更以一手自弄其袖夢郎狀乃大窘俯首趨而遁無他一卷石頭記實牢籠於夢郎袖底而竹心虛矣其後乘人不備悄入曝書場急出袖中書廁於他書之間迨夕陽西下其父徐徐收拾叢書忽作驚喜狀而呼其老妻曰此非石頭記第某卷耶夢郎聞之耳又爲之生熱而於曝書之日則又潛入藏書之室而行竊焉是歲也夢郎之年十

夢郎讀書有小友爲之伴李兒歡郎外尚有女友二一卽盧氏娃慧珠又其一則歡郎之姊阿萱也夢郎五齡卽受書慧珠已讀二年矣珠年長於夢郎三萱則少珠一歲歡郎恰與夢花同齒小兒女

聚讀一堂爲之師者正不必隔以絳帳迨慧珠娉娉孌孌十三餘則輟學入閨鎮日共胎花學繡而李娃阿萱殊津津味學母欲專課以針黹萱輒方命急而至於泣或負氣不食母曰癡兒豈欲坐老書城博不櫛進士之好頭銜乎乃笑而縱之讀夢郎之父以阿萱敏而好學殊器之且以勗夢郎曰阿萱女子耳乃志於學汝而不然且爲萱姊笑矣由是夢郎時與阿萱作學戰臨池學書則以丹圈之多寡相競而屬一對草一文大家慘澹經營爭勝殊力爲之師者乃故揚萱而抑夢萱未嘗驕夢亦未嘗妬一日兩人同時脫稿試交易而筆之書孰知主司不盲閱文而詫曰孺子欺我後勿復爾夢郎於攻學之餘每從阿萱意携書一冊信步所之或花下或假山之畔掩卷更迭背誦以試誦習之熟否有格格不能成誦者則罰須長立展卷朗讀一二十遍夢郎之父窺見之則大喜不之擾也而好花含笑頑石點頭亦若嘉許此小兒女之好學者然

夢郎舍後闢一小園林雜栽美麗之花甘芳之果夢郎時於暇時折花擷果以炫阿萱而爲學戰之懸賞品夢郎戰屢北（著者曰夢郎殆詐敗以媚阿萱也）阿萱榮甚則花於頭而果於口偶分果餌夢郎夢郎性好潔不食入睡餘則受而投諸地忽憶紅樓夢裏寶哥哥有口脂之嗜則又拾而納於口含英咀華津津焉阿萱忽曰嗟乎歡弟在時儂常分食食之今……語未竟泣然而涕蓋萱之弟

歡郎不幸短命死矣。夢郎怡聲曰：「萱姊勿泣，願姊視我如歡郎。時則隔牆忽有笑聲起，則夢郎之姊胎花嫋嫋而來矣。慧珠亦追隨其後，爭携阿萱手。慧珠睨萱而笑曰：『淚瑩瑩好看煞人。』胎花則撮手擬萱之腋，口作『呵呵』聲。於是阿萱乃破涕狂笑。夢郎舉其小手躍躍亦欲試其姊，訶曰：『汝安可者？』歡郎者，遺腹兒也。行年十二而夭。母乃子視阿萱，化以男子粧，驟視之，面首如玉。蓮花六郎當亦不過爾爾。而裙下雙弓，不令稍弛。常蹴小蠻靴，步步蓮花，步步嬌於分花拂柳時，窺之更饒斌媚。一日春雨新霽，夢郎入舍後小園，見牆根月季著花兩三嬌，如人面。慧珠拈花一枝，就鼻試其香，否阿萱方柳腰輕折，交指甲爲剪，摘一含苞欲放之枝花，枝顫然，葉上之雨點錯落撲簌。夢郎忽失聲曰：「萱姊翠袖溼不虞色褪耶？」儂來爲姊摘之。然花已入阿萱手。慧珠欲以手中花易之，萱不可。慧珠笑把萱袖欲奪之，萱大窘急呼夢弟速解圍。夢郎滿口作『呵呵』聲曰：「來矣來矣。」慧珠急釋萱而遁。萱則笑聲又縱脚蹤兒，誤蹴蒼苔，顛焉顛矣。笑乃驚而止。夢郎援之以手，乃亭亭玉立，遙見慧珠曼立遠視而微笑，且曰：「萱妹妹勿驚夢弟勿……一語未終，珠顏微暈。夢郎一笑而去，而天真爛漫之阿萱亦隨人一笑而已。」

（未完）

戲考

近來戲劇之進行日見發達加以名伶輩出愈演愈精凡從前本曲中粗俚不通之唱句俱經諸名伶體會研究逐漸改良道白則亦斟酌理量為變易故近時諸名伶之真劇本其描摹入情處無不口吻如生神情

畢肖然此真本頗

不易

考所

本無

京滬

家處

而來迥非坊間俗

本可比且每劇必

倩王大錯先生撰攷將劇中出處原委戲情用意正反及名角唱做之妙均原原本本詳述無遺豈徒為顧曲者之指南即最時髦之藝員名角亦無弗奉為圭臬也刻已連出六冊備蒙社會歡迎今第七冊已在印刷中不日出版矣 每冊二角半

好馬
第六冊
出了

得本
列曲
不從
諸名
徵求

從來男子之情關其豁然而開也。每先於女子矧夢郎固天生情種其愛葉情苗有如積薪鬱火苟撥之則熊熊而燎矣。彼一部紅樓夢及朝夕同處身厮目守之一二小女兒皆足以撥夢郎之情者。慧珠年事長於夢郎。日者聞夢郎以軟語慰阿萱之泣。日者又見夢郎把萱臂而援之起而慧珠之情又轉爲夢郎所撥矣。獨阿萱戴混沌之情天渾然而無猜焉。雖然予所謂情者純乎精神上之愛悅而已。不知其他也。幸閱者亦勿疑有他也。小兒女之愛情每近於痴而覺可哂。抱枕而呼之曰我兒。弄泥人而與之接吻。情話此真精神上之愛也。夢郎與阿萱之相愛。慧珠每歆羨而欲分享之。是亦痴而可哂者矣。

慧珠頎然而長。伶俐有口材。鸚鵡饒舌。薔薇多刺。善調諷人。渠於繡後鍼除亦常從夢郎嬉。某歲夏末。慧珠衣素羅衫。携團扇。阿萱則衣杏紅之衣。手抱一小狸奴。曰「雪妹」同坐梧桐庭院。於月下納涼。胎花亦嫋嫋而來。桐下有拳石高尺許。光潔可坐。因坐焉。夢郎方撲螢於後圃。既而倦甚。扇亦裂矣。乃截綠蕉一片。手而揮之。以爲扇。憨跳入姊妹坐處。見姊坐石亦欲坐。石不能並容。而夢郎力爭焉。姊乃虛石以讓。就阿萱與並坐。時則萱之母。珠之母。夢郎之母亦列坐階下。絮絮談家事及某

親某戚之近况。既而萱母曰：萱兒真書痴也。連夕坐蚊市挑燈讀書。聒人不成寐。每至漏三下，乃已。予甚厭之。夢郎之母曰：是可嘉也。因指夢郎謂渠：父夜亦課之讀。予則課胎兒讀書。聲機杼聲相酬答也。慧珠之母曰：獨珠兒懶甚，入夜便拋針而嬉矣。老人一席話，小兒女聞之如風過耳。邊耳而小兒女信口雌黃，多足令老人解頤者。

夢郎坐處適望胎花。阿萱之背月照人影扶搖如並蒂之花，投影上夢郎之膝。夢郎舉頭見明月，忽發奇問。問阿母曰：月裏嫦娥此時亦在廣寒宮裏納涼否？慧珠時坐萱花對面，遽越俎答曰：嫦娥方衣絳衣，捧白兔與織女並坐也。言次以扇蔽面而笑，旋又揮扇指胎花。阿萱而笑，時萱方垂首掉其髻尾以逗貓。貓歡躍而萱憨笑。胎花遽起，迫慧珠握摻摻之手，作欲擊狀。曰：小慧真好行小慧哉。如何慢戲儂也。夢郎味胎花言恍然悟。慧珠蓋嫦娥萱而織女胎花也。則拍手而噪三嫗亦各失笑。阿萱遽推雪妹於地，嫋嫋而起，呼曰：胎花姊姊儂來助汝擊小慧。慧珠笑而起，依其母爲護符。母以葵扇之柄扶其肩，笑曰：負荊負荊阿萱胎花乃寧坐然兀自失笑不止。是時也小兒女之坐次多所移。易慧珠之座爲夢郎所占，桐下之石則阿萱據之。萱之遺座坐慧珠矣。胎花則移椅其坐處與萱珠成犄角焉。萱偶俯首見膝上承慧珠之影，萱乃撫膝擊之曰：汝數再饒舌。耶汝敢再饒舌耶。夢郎見